



社会主义 一百年

于幼军

黎元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四百年

(二)

于幼军 黎元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何天静

封面设计：陈爱真

封面题字：陈景舒

责任技编：李穗成

社会主义四百年（二）

于幼军 黎元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大沙头路21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50,000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18—01114—4/D·164

定价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弗拉基米尔锋芒初露 布尔什维克脱颖而出	1
第二十七回	真知灼见 革命须分两步迈进 至理名言 胜利可在一国领先	24
第二十八回	二月革命 枉失硕果 四月提纲 别开天地	42
第二十九回	斯莫尔尼宫吹响新世纪号角 阿芙乐尔号敲响旧社会丧钟	60
第三十回	数代人长征 从十月革命起步 四百年梦境 因俄国革命成真	80
第三十一回	操之过急 战时共产主义失误 审时度势 新式经济政策显功	103
第三十二回	哲人晚年 思想炉火纯青 伟人仙逝 事业后继有人	122
第三十三回	斯大林续擎大旗越过难关 托、季、加联袂发难接连败北	142
第三十四回	斯大林一意推行“加速工业化” 布哈林力主维护“新经济政策”	161

第三十五回	“两化运动”功过实难一概而论 “双五计划”业绩令人刮目相看	182
第三十六回	处处抓反革命 人人自危 时时喊大清洗 个个惊心	200
第三十七回	卫国令下 多少将士赴汤火 二战告捷 全是殷血换鲜花	227
第三十八回	一生传奇复杂 盖棺也难定论 几多功过是非 留待后人评说	254
第三十九回	风急云骤 游子东渡图救世 柳绿桃红 书生西望为拯民	278
第四十回	批驳改良 从德国革命寻武器 谢绝爱情 向日本少女表心迹	295
第四十一回	朱执信引进社会主义 炸弹团谋刺水师提督	312
第四十二回	治标难治本 孙中山主张受人冷落 恨铁不成钢 无政府思潮应运而生	328
第四十三回	师复主义送黑夜渐去 马列学说迎晨光而来	345

第二十六回 弗拉基米尔锋芒初露 布尔什维克脱颖而出

上卷讲到：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恩格斯相继辞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伯恩施坦、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饶勒斯等人为首的第二国际的首领们，虽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恩格斯两位科学巨匠锻造的思想理论武器，深锁在“合法的反对派”的保险柜里，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潮。

本卷续起：正当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难之际，欧亚大陆俄罗斯平原上空冲出一矫健的雄鹰。他勇敢地砸开锈锁，把被第二国际首领们深锁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拯救出来，用以武装俄国工人阶级，并向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发起猛烈冲击；他把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重新集合组织起来，继承和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万世伟业，终于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这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英雄，究竟如何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且听细细道来。

19 世纪的欧洲，各主要国家已先后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原来被封建制度束缚的生产力，如脱缰的野马飞驰向前，而地处东缘的俄国，此时仍处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缓慢过渡的时期。到了1861年，几经周折终于废除了农奴制，使资本主义大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了社会生活的舞台，农村经济也日益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与此同时，奴隶制的残余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顽强存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其时，俄国仍实行极权君主制。沙皇专制独裁，对各族人民施行暴虐统治和愚民政策，百姓受尽欺凌，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大监狱，民怨沸腾，危机四伏。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动荡出伟人。俄罗斯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此多难之邦、多事之秋，孕育出一位扭转乾坤的英雄。1870年4月22日，在俄国伏尔加河畔依山傍水、树木葱郁的辛比尔斯克城，一位名曰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的教育家的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原来出身于一个贫苦市民家庭。他7岁丧父，靠长兄做工的微薄收入供养读书，克勤克俭，竟也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后任国民学校视察员，因工作出色，升至省国民教育总监。到列宁出生时，家道已较富裕，是一个殷实的小康人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兄弟姐妹中排行

第三，小名沃洛佳。这沃洛佳自小好动活泼，爱翻筋斗、爬树，且好奇心强。孩童都喜欢玩玩具，而这沃洛佳却是喜欢拆玩具。一个新玩具到了他手上，他总是拆了装，装了拆。有时拆开了一时装不上，他就呆呆的看着一堆散了架的玩具，反复琢磨，一坐就是大半天，直至把玩具又装好为止。令父母宽慰的是，小沃洛佳自小聪颖过人，读书勤奋认真。他五岁已认识不少字，能阅读书籍，九岁半上中学一年级已表现出文学爱好与写作天才。每次语文老师布置作文题目，要求两周后交作业，别的同学大都是留待期限前一两天才匆匆动笔，沃洛佳却是接到题目当天回家就打腹稿、拟提纲，把想到的内容写在对折稿纸的一边，另一边留待日后把随时想到的内容写上，到交作业的前二三天再把稿纸上写满的文字整理、润色、抄正。语文任课教师是校长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克伦斯基。他十分赞赏弗拉基米尔的作文布局严谨、内容翔实、叙述明快、文字精练，每次都给最高分5⁺。沃洛佳年年被评为优等生，中学毕业因“品学兼优”获学校最高荣誉——金质奖章。

正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珍惜少年时代宝贵时光，潜心读书，中学即将毕业之际，家庭却接连发生不幸，搅乱了安宁的读书生活，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正值壮年的父亲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于1886年1月12日辞世。次年5月，乌里扬诺夫的长兄亚历山大·伊里奇，因参与革命党人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被处绞刑。噩耗传来，全家陷入巨大悲恸之中。妈妈哭干了眼泪，姐妹哭昏了过

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愤怒得一连几天说不出话来，天天跑到伏尔加河边对着滔滔的河水沉思，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大哥萨沙（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小名）手足情谊十分笃厚。他自小尊重大哥，无论是穿衣服、吃东西，还是做游戏，他处处都要“和萨沙一样”。长大懂事后，他佩服大哥的聪明、热情、正直、勇敢，常聆听大哥议论人生、指摘时弊。

萨沙是个富有救国救民抱负的热血青年。他目睹沙皇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种种恶行，愤然挺身抗争，参加了由一群立志打倒沙皇，解民于水火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民意党。民意党人虽有革命的抱负、热情和大无畏精神，但不善审时度势，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他们天真地认为，国家如此贫穷落后，人民在痛苦中受尽煎熬，就是因为有个沙皇。只要把沙皇杀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却不明白若然不推翻沙皇赖以存在的旧社会制度，杀一个沙皇有如割韭菜，又会冒出第二、第三个沙皇来，不能从根本上救国救民。民意党人只选择了靠少数中坚分子搞暗杀等暴力行动的道路。第一次行刺沙皇成功了，他们在沙皇行经之地设伏，猛然冲出用炸弹炸死了尼古拉·亚历山大二世。但仅过数天，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登基上台，更加变本加厉地施行暴政。

民意党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选择新的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而是执意组织第二次行刺沙皇的行动。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的大哥亚历山大·伊里奇参加了这次谋刺行动，负责制造炸弹。不料事情败露，与15名民意党人一起被捕。法庭上亚历山大·伊里奇大义凛然，痛陈沙皇暴行。为掩护其他同志，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主谋，与其他4名民意党人一起走上了绞刑台。

眼看着敬爱的兄长被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悲痛万分。他立志继承大哥伟业，解民于水火之中，同时，他也苦苦思索：到底是大哥他们的运气不佳，行动计划不够周密而导致失败，还是他们所选择的斗争方式、道路根本就行不通？新的革命道路又何在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志寻觅与大哥所走道路不同的另外一条革命道路。

19世纪的俄罗斯仍存在封建株连。大哥被处绞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升大学带来了阴影。校方有人提出要取消“国事犯”弟弟的金质奖和上大学深造的权利。可幸校长正直善良，慧眼识英才。他在校务会议上力排众议，坚持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天分很高、出类拔萃的学生授以全校毕业生唯一的最高奖赏，并亲自给列宁写上品行优良的鉴定评语，让校务委员会各成员签名后，又亲自把鉴定书送往喀山大学，终使列宁进入了喀山大学法律系。

然而，沙皇的暴虐统治同样笼罩着喀山大学。当局对学生的高压专制，使血气方刚的列宁实在难于安分地读书。开学不久，校方就解雇一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教授，接着又开除了一批对沙皇不满的学生。沙皇宪兵还打死了两名大学生。这一连串的暴行，终于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学潮。

愤怒的学生潮水般涌向学校大会堂举行集会，声讨沙皇政府的暴行，提出驱除学监、废除陈腐校规、恢复被无理开除的学生学籍等一系列要求。校长当面表示接受学生的要求，保证不迫害参加大会的学生，背地里却向沙皇宪兵队报告。当天深夜，大批军警包围学校，抓走了40多名学生，列宁也在其中。

列宁被带进警察局刑讯室。警察局长亲自审问：“胆大妄为的家伙，你为什么要闹事啊？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

列宁神态自若，凛然答道：“我知道面前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倒的！”

警察局长愣住了，一时间无言以对。他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擦眼睛，又擦擦眼镜。他将眼镜重新戴上，瞪大眼睛盯着列宁，心中好生纳闷：眼前这个17岁文质彬彬的少年，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死，还是根本就不怕死？凭他多年当局长的经验，只有犯人向他磕头求饶的经历，还从未有过敢顶撞他的先例。更令这位局长大人无法料到的，就是眼前这位瘦弱单薄的学生哥，后来不但真的推倒了沙皇专制统治的朽墙，成为震撼全世界的十月革命的领袖，而且还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少年列宁敢于顶撞警察局长，自然难免吃皮肉之苦。还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并株连家人，全家被政府强行遣送远离喀山。一年后，列宁一家才获准迁回喀山，在远郊靠

山边租了一套寓所居住下来。经过多次交涉，学校仍不准许列宁返校读书。虽然失去了上大学求学的机会，少年列宁却不灰心气馁，坚定自信地走上了“自修大学”和“社会大学”的路。他把寓所闲置不用的厨房辟为书房，终日埋头用功读书，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和各部门社会科学书籍。不久，列宁同喀山地区的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们传阅进步书刊、交流读书心得，议论国家大事，指点江山，好不惬意！

也是世道腐败哪能潜心读书，政府专横处处杯弓蛇影！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被沙皇的鹰犬察觉，一批进步青年被逮捕流放。这回幸好列宁的母亲感觉到气候不对，立即举家迁往萨马拉省（现名古比雪夫），使列宁避免了再一次被抓捕。

在离萨马拉以东50俄里，一个名叫阿拉卡耶夫卡的村子附近，列宁的母亲买下一小块田庄，全家在一所木屋里定居下来。她之所以选择这远离城市的僻静乡村安家、务农度日，是希望能避开沙皇专制的魔爪，让几个儿女有一安宁的环境，读书成长。

萨马拉是个小地方，没有大学，列宁只好继续自修大学课程。在新寓所木屋旁边有一个荒芜的花园，花园里杂草丛生。靠花园西北角处是一块椴木林地，那椴木林倒是枝叶繁茂、林荫蔽日。列宁就在这个僻静之处安了一张小木桌和一条固定在地上的长木凳，姐妹们称这个天然书房为“沃洛佳之角”。每天早上9点钟，列宁抱着一堆书和笔

记本，到“沃洛佳之角”潜心读书，一直到下午3点才回家吃饭。午饭后又继续在“沃洛佳之角”跋涉书山。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在萨马拉的4年，列宁严格按照计划自修大学各门课程，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还研读黑格尔、李嘉图等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以及俄国民粹派理论家们的大部分著述。他一边读书，一边广泛接触农民和工人，参加民意党人、民粹派和进步青年的各种演讲会和讨论会。

这一时期的列宁，已初步显露出政治家的素质和特点：他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却从不拒绝吸纳其他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却又从不脱离现实生活。偶尔显露的他对社会生活的真知灼见，常常使他的朋友们感到惊讶。他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刻苦精神和过人智慧，令朋友们和姐妹们心悦诚服。本来，列宁及家人都曾多次设法争取重新进入大学学习，均遭到校方拒绝，却获准以校外生的身份，参加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离考试只有一年时间了。列宁在没有任何老师传授辅导，也没有像在校生那样参加各学期考试的情况下，仅用一年时间自修完大学四年的课程，于1891年参加校方组织的科目繁多的考试，终于以门门功课最高分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领取了彼得堡大学优等生的毕业证书，令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惊诧不已。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

志气的人，只要肯下功夫，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喀山一萨马拉的读书生活和社会实践，是列宁的世界观逐步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为他一生从事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和思想基础。1893年秋，年仅23岁的列宁从萨马拉迁回当时俄国的政治中心彼得堡，开始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的生涯。

在当时的彼得堡，民意党和民粹派的思想主张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较大影响。一些人习惯于把救国救民、社会变革作为时髦的话题，热衷于高谈阔论，却不注重革命的实际行动。而认识到俄国革命将由工人阶级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是少之又少。列宁回到彼得堡后，避开知识分子的清谈，致力于在大学生和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很快就与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起联系，说服他们改变过去只在少数先进分子中开展工作的方式，转而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印发传单，进行讲演，组织罢工斗争。马克思主义一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会迸发出勃勃生机。很快，彼得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便蓬蓬勃勃、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当时，障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阻力，不仅来自沙皇政权的疯狂镇压，而且也来自日渐走向反动的民粹派。这民粹主义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俄国产生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潮。它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就不会发展壮大，因此，在俄国知识分子领导下的农民，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在七十年代，

民粹派尽管迷恋于少数人搞暗杀的恐怖活动，但毕竟进行了反对沙皇的英勇斗争。到了九十年代，民粹派则逐步失去革命性，蜕变为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成为农村中富农利益的代表者，拼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指导作用。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最早举起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的旗帜。从1883年到1895年的12年间，他接连发表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重炮轰击民粹派大师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全面阐述和发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成为在俄国传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到了90年代初，自由主义民粹派在俄国仍有相当大的市场。米海洛夫斯基和瓦·巴·沃龙佐夫等人，连篇累牍发表大批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文章，企图以“主观社会学”代替唯物史观，对科学社会主义来个釜底抽薪。

列宁关注着这场论战。他再也按捺不住，以初生之犊不畏虎之气概，投身到反击民粹主义的新攻势之中。

1894年1月，列宁到了莫斯科。一天晚上，他来到坐落在沃兹德维伍卡街一座教堂的底层，参加由当地民粹派组织秘密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学术讨论会。地下室大厅中间一张大长方桌，周围几十把椅子全坐满了人，列宁和十几个迟来的青年没有座位，只好在大厅门外

站着。

“大家静一静，开会了。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莫斯科，也是全俄罗斯最著名的理论家瓦·沃先生给大家演讲。瓦·沃先生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全面深刻的研究和造诣，再加上无与伦比的演讲天才，相信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在请大家鼓掌欢迎。”

会议主持者的话音刚落，长方桌中央缓缓站起一位蓄着圆胡子、戴着宽边眼镜的中年人。

诸位，这瓦·沃先生何许人也？原来就是俄国民粹派理论的权威和奠基者瓦·巴·沃龙佐夫。只见瓦·沃先生抬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宽边眼镜，浅浅一笑，颇有学者风度地娓娓道来：

“各位先生，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现在有不少青年对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思先生的学说一窍不通，也不知有什么用处，就想把那些尚没有很好阐述、已经是过时的理论拿到俄国来运用，真是幼稚无知啊！我们俄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走的发展道路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所以，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是行不通的！……”

瓦·沃终于结束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说时，主持者干咳两声，问道：“听了瓦·沃先生精采的讲演，在座各位如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请站起来。”

几位莫斯科青年相继上台，慷慨陈词斥责瓦·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只可惜他们的发言虽有忠诚与激情，

却缺乏逻辑和力量，显得苍白无力，引来台下阵阵议论和摇头叹息。瓦·沃听后更是神气十足，再次发言，用一些常识和揶揄的话奚落几位青年。

这时，会议主持人也换了一副傲慢的语气问道：“瓦·沃先生已把一切都讲得很透辟了，还有谁想再领教？”

话音未停，大厅门外一声喊来：“我想领教领教。”只见一位前庭饱满稍凸，一头深黄色卷发的青年，边大声答应，边大步走上讲台。他把双手往前裤袋一插，不紧不慢地侃侃而谈：

“请问尊敬的学术报告人，我们应当学习些什么课程，才能详细而深入地了解经济学家马克思先生的‘过时学说’呢？”

“我们这一代，确实什么都应该了解认识。其中也包括真正是过了时的、贫乏的、常常是荒谬的民粹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它那陈腐的经济理论！为了今后少出谬误，我奉劝尊敬的报告人先生及诸位，还是坐下来认真深入研究《资本论》作者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用他那丰富的经济学说和完美的辩证法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吧。”

大厅顿时沸腾起来。有人低声探问：“这个青年是谁？”
“他是彼得堡来的。”

也有人大声喊道：“你何人？竟敢如此口出狂言，对尊敬的瓦·沃大师无礼！”

那几个刚才被瓦·沃奚落的青年则喜不自禁，站起来鼓掌。